

叙述文体学理论框架下小说人物塑造研究

王小康

(南方医科大学 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运用叙述学和文体学进行小说批评由来已久,目前亟须解决的难点是二者如何真正地实现融合。通过构建叙述文体学理论框架,从人物塑造方面来探究叙述学和文体学在小说文本分析时的重叠性与互补性,验证叙述文体学理论框架的可行性。

[关键词]叙述学;文体学;人物塑造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6.225

0 引言

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式主义、新批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读者反应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研究等各种文学理论的蓬勃发展,为文学阅读和阐释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维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中的一些只关注文本结构或写作手法;大多数理论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文化导向;很少有理论能真正打破文学和语言学之间的界限。正如雅各布森在1958年的文体学研讨会上所说:“一个对语言的诗意功能失聪的语言学家,和一个对语言问题漠不关心、对语言方法不熟悉的文学学者,都是明显的时代错误。”^[1]这一论述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而叙述学与文体学的结合也许能打破文学和语言学的界限,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美学效果和主题意义。

1 叙述文体学理论框架

给叙述文体学下定义之前,有必要先回答:何为叙述学?何为文体学?

文体学,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和解释所有类型的文本和/或口语的语言和语调风格,其中风格是由不同的个人和/或在不同的情况或背景下使用的特殊的语言多样性。它也可以狭义地定义为对语言风格/特征的研究,包括词汇、语法、修辞、衔接和语境。卡特(R. Carter)和辛普森(P. Simpson)把文体学分为6个不同的分支:形式主义文体学、功能主义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和社会文化文体学、文学文体学和语言文体学。^[2]其中,文学文体学以文学为分析对象,以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审美效果的解读为最终目的,或者简单地说,它是用文体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文学文本。文体学家首先要找出突出的语言特征,特别是连贯的、系统的语言特征,然后分析它们与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的关系。他们试图在语言现象和文学意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里的桥梁是指语言特征所产生的心理效应,这些心理效应在不同的文本语境下,在不同的读者解读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文学意义。文体学最为突出的局限性在于将文学文本

视为自我独立的客体,很少分析文本之外的因素,例如作者的思想、生活经历、心理活动、社会历史现实、传统神话传说、文本间的互文性等。

与文体学相比,叙述学(Narratology)的定义相对复杂些,特别是在中文里,经常和叙事学混淆。杰拉尔德·普林斯在《叙事学词典》中,将叙述学Narratology定义为:1) (受结构主义者启发而发展的)叙述世界/叙事NARRATIVE理论。叙述学研究叙述的本质、形式和功能(不包括其表述媒介),并试图描述叙述能力NARRATIVE COMPETENCE的特征;2)作为一种对有时序的情境与事件进行表述的语词模式的叙述研究。在这一限定意义上,叙述学忽视本身的故事层面(例如,它并不企图系统地阐述故事或情节的语法),而专注故事与叙述文本、叙述行为NARRATING与叙述文本以及故事与叙述行为之间的可能关系;3)从叙述学模式和类别的角度,对特定(组合)的叙述进行研究。叙事话语理论,认为叙事作品是对故事事件的文字表达。^[3]第一个定义涵盖了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两个层面;第二个定义是指话语层面上的叙述技巧;第三个定义是明确对叙述学的研究对象范围。由此可见,采用“叙述学”,而不是“叙事学”,更能够突显Narratology侧重于话语层的特点。而基于此,申丹教授也对“叙述学”和“叙事学”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并得出结论:在所描述的对象同时涉及叙述层和故事层时,我们可以采用“叙事”;但若仅仅涉及叙述层,我们则可以选用“叙述”来予以准确描述。^[4]简而言之,叙事学关注故事层和话语层,叙述学关注话语层。当两者与文体学融合,相应地得出叙事文体学和叙述文体学两个术语,前者的包容性显然大于后者的包容性。当然,在特指话语层的情况下,采用叙述文体学这一术语更为准确合适。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将叙事文体学(Narrative Stylistics)视为文体学的一个分支:即用文体学的分析方法分析叙事文本;而将叙述文体学(Narratological Stylistics)定义为文本分析中将叙述学的分析方法与文体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5]这种区分方法对于叙述文体学的定义是恰当的,体现了叙述学与文体学的融合,但是对于叙事文体学的定义有失偏颇。总的来说,本文

主要分析在话语层叙述学和文体学的理论融合，因此采用叙述文体学这一术语。

叙述学和文体学为得以融合的原因是两者得有着共同的终极目标：更好地理解文本。以此为根本，两者在文本分析存在着重叠性和互补性。重叠性指的是叙述学和文体学在文本阐释的过程中有着共同的关注点，而在重叠性方面，两者又存在互补性。以人物话语不同的表现形式为例，叙述学家将不同的人物话语表现形式视为调整叙事距离的手段，反映了叙述者/被叙述者与被叙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文体学家则被不同语言表现形式的语言特征所吸引，包括人称代词、时态、词汇、句法、标点符号等。此外，两者的互补性还体现在话语（discourse）与文体（style）的对比上。话语是指在叙述的呈现中对原始时间顺序事件的操纵，与故事（story）相对应；文体是指作者在传达内容或句子含义时采用/呈现的语言特征。从他们的定义可以看出，Discourse关注的是文本结构层面的叙述技巧，而Style则采用语言学理论来分析文本中的语言现象。举例来说：文体学角度会详细分析“black”和“dark”的区别，而叙述学家通常不会关注这种语言细节；叙述学家格外关注“时间”叙述技巧——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之间的关系，但这不是文体学家的研究重点。总而言之，叙述学和文体学在分析对象上存在着重叠性，同时又有着各自的优势，两者可以融合起来，弥补彼此的不足和空白，以达到共同的目的：更好地理解文本。

从以上关于叙述学和文体学的分析来看，两者的融合将为文学文本分析提供全新的视角，有助于探索作品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既然两者可以融合，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融合？或者说，叙述文体学的理论框架是什么？一个基本故事，有时是作者脑海中的一个想法或一句话，发展成文学文本，通常涉及四个叙述要素的变化：角色（actor）/人物（character）、事件、地点（place）/空间（space）、视角^[6]。这四个要素也构成了叙述文体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下文将着重分析人物塑造这一要素。

2 人物塑造

通常来说，角色到人物的转变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外貌——他/她的长相、性格——他/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行为——他/她的行为是什么、言语——他/她说了什么话。外貌和性格主要是文体学的关注点，因为它们尤其涉及词法和句法，而后两个方面则与叙述学和文体学都密切相关：韩礼德关于及物性系统的理论被广泛用于分析人物的行为；叙述学家和文体学家也都对不同的人物的言语和思想表达方式感兴趣，其中最为经典的是利奇和肖特根据不同程度的叙述“干扰”所进行的分类。下面以小说文本片段为例，采用叙述文体学对人物塑造方面进行分析。

片段一：

She came downstairs nervously. She was wearing a new net blouse that she thought became her. It had a high collar with a tiny ruff, reminding her of Mary, Queen of Scots, and making her, she thought, look wonderfully a woman, and dignified.^[7]

以上两个文本片段分别采用具体描写和抽象概括的方式，展示人物的外貌和性格。片段一通过对着装和外貌的细节描写，表现出主要人物Miriam矛盾和挣扎：一方面要遵从宗教禁欲的教条，另一方面是内心的欲望渴望得到满足。“全新的镂空上衣”是内心欲望的外显，但“带有褶皱的高领”时时刻刻提醒她不要逾越宗教的高墙；这样的一件衣服让她成了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但同时又要保持自尊自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and dignified”与前面的长句之间用逗号隔断，产生了一种双重的艺术效果：对于读者来说，突破了阅读期待，可能会以为句子到“look wonderfully a woman”已经完结，突然出现逗号和“and dignified”，有一种意料之外的强调作用；对于Miriam来说，犹如当头一棒，在她沉浸在内心欲望得以满足的幻想中时，突然出现的“and dignified”又将她拉回到宗教的高墙之中。此外，片段一中出现了两次“*She thought*”作为插入语，也有着双重的内涵：即体现她在宗教和欲望的拉锯战中思维的碎片化，也表明她在内心欲望外露时的畏缩和胆怯。

片段二：

She did not ask them to sit. She just stood in the door and listened quietly until the spokesman came to a stumbling halt. Then they could hear the invisible watch ticking at the end of the gold chain.

Her voice was dry and cold. “I have no taxes in Jefferson. Colonel Sartoris explained it to me. Perhaps one of you can gain access to the city records and satisfy yourselves.”

“But we have. We are the city authorities, Miss Emily. Didn’t you get a notice from the sheriff, signed by him?”

“I received a paper, yes,” Miss Emily said. “Perhaps he considers himself the sheriff... I have no taxes in Jefferson.”

“But there is nothing on the books to show that, you see. We must go by the—”

“See Colonel Sartoris. I have no taxes in Jefferson.”

“But, Miss Emily—”

“See Colonel Sartoris.” (Colonel Sartoris had been dead almost ten years.) “I have no taxes in Jefferson. Tobe!” The Negro appeared. “Show these gentlemen out.”^[8]

以上是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的官员们到艾米丽家谈论税收问题的情形，通过行为和言语的描写，成功地塑造出落寞的南方贵族形象，通过叙述文体学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福克纳如何通过行为和言语的描写，成功地塑造出没落的南方贵族形象。

广义上来说，韩礼德的及物性系统理论可以定义为：不同类型的进程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名词从句表示参与者；动词短语显示进程；介词/副词短语与进程中的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这一片段中，所有的句子都以代词作为主语开头，共计五个动词/动词词组——“ask”，“stood”，“listened”，“came to”和“heard”以及两个介词/副词短语——“in the door”和“quietly”。在表示艾米丽动作的前三个动词中，“ask”是以“them”为宾语的及物动词，而“stood”和“listed”是及物动词。不带宾语的动词表示人物/主语对来访者漫不经心甚至轻蔑的态度，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及物动词“ask”前有否定形式，完全逆转及物效应，反而强化了艾米丽对税务官员的蔑视。此外，“in the door”和“quietly”这两个介词/副词短语也有助于艾米丽形象的塑造：拒绝出来与税务官员见面，在倾听的过程中保持沉默。与艾米丽的安静和冷漠形成对比，税务官员的紧张和不安体现在及物动词短语“came to”和“heard”，在小说前文中，税务官员一开始看到艾米丽时，就注意到了金链子，而此处从艾米丽在场景中所处的位置来看，税务官员几乎不可能在物理上听到金链末端钟表的滴答声，更何况这个钟表还是“隐形的”，所以可以推测此处更多的是心理效果，表明税务官员时刻关注着谈话对象，这与艾米丽对他们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

根据利奇和肖特的分类，不同的人物的言语方式体现了不同的人物的性格特点，片段二同时采用了间接引语（IS）和直接引语（DS）两种方式，营造出明暗对比的效果。间接引语体现在“until the spokesman came to a stumbling halt”这句话中，这表明税务官员的讲话冗长且缺乏信心，可以想象税务官员的声音是逐渐消弱，与带有引号——回声效果——的直接引语形成鲜明对比。同时，间接引语部分税务官员冗长的讲话，也与直接引语部分艾米丽和税务官员之间简短而激烈的对话形成对比。直接引语部分，税务官员的三句话中：第一句以疑问句结束，另外两句直接被艾米丽用同一个祈使句“See Colonel Sartoris”打断，疑问句的犹疑意味和祈使句的命令语气形成强烈反差。这一反差还体现

在艾米丽的回答中：“I have no taxes in Jefferson”这句话在对话中重复了三遍，而整个对话以另一个带有命令语气的祈使句“Show these gentlemen out”结束。重复话语带来的强调效果，以及命令句产生的戛然而止的效果，都体现了艾米丽面对税务官员时的冷漠和决绝。

3 结论

申丹教授将文体学对叙述学的借鉴分为三类：温和的方式，激进的方式，并行的方式^[9]。尽管这三种方式都存在着不足，但互相借鉴的做法为叙述学和文体学的融合奠定了基础。本文分析了叙述学和文体学在文本阐释过程中的重叠性和互补性，初步构建了叙述文体学理论框架；同时，通过文本细读和整体把握相结合的方式，着重分析了小说中人物塑造这一关键要素，涉及叙述技巧和文体技巧两个方面。总而言之，文体学和叙述学作为不同的学科，固然存在着界限，但并非不可逾越，二者融合形成的叙述文体学理论可以更细致全面地帮助我们进行小说分析和文本阐释。

参考文献

- [1] Jakobson, R.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A]. In *Style in language* [C], (ed) T. A. Sebeok. Cambridge: MIT Press, 1960.
 - [2] Carter, R. and Simpson, P. "Introduction," in R. Carter and P. Simpson (eds.), *Language,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An Introductory Reader in Discourse Stylistics*,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pp. 1-20.
 - [3] 杰拉德·普林斯. 叙述学词典/乔国强、李孝弟(译)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152
 - [4] 申丹. 也谈"叙事"还是"叙述" [J]. *外国文学评论*, 2009 (03): 219-229.
 - [5] 徐有志, 贾晓庆, 徐涛. 叙述文体学与文学叙事阐释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0: 3.
 - [6] 徐有志, 贾晓庆, 徐涛. 叙述文体学与文学叙事阐释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0: 68.
 - [7] D. H. Lawrence, *Sons and Lovers* [M]. Penguin Random House US, 1985: 345
 - [8] William Faulkner, *A Rose for Emily* [J]. *The Forum*, April 1930, pp. 234
 - [9] 申丹, 叙事、文体与潜文本: 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27
- 作者简介:
王小康(1991-), 男, 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人, 硕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叙述学、后现代主义。